



74
6270
10



6270
10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九

宋書

去五味均平藏

秘書監鍾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晉書上

紀

武皇帝諱炎字安世文帝太子也泰始五年廷尉士西平民麴路伐登聞鼓言多妖妄毀謗帝詔曰狂狷怨誹亦朕之愆勿罪也

孫盛陽秋云泰始八年帝問右將軍皇甫陶論事陶固執所論與帝爭言散騎常侍鄭徽表求治罪詔曰讜言謇諤直意盡辭所望於左右也人主常以阿媚為患豈以爭臣為損乎陶所執不啻此義而徽越職奏之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九



豈朕意乎乃免徽官也

咸寧四年大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詔曰異服奇技典制所禁也其於殿前燒裘甲申勅內外敢有犯者依禮治罪

太康元年吳主孫皓降有司奏晉德隆茂光被四表吳會既平六合為一宜勒封東岳以彰聖

德帝曰此盛德之事所未議也群臣固請弗聽于寶紀云太康五年侍御史郭欽上書曰戎狄強橫自古為患魏初民寡西北諸邊郡皆為戎居今雖伏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失土馮

今書北
統河作
巳北二
字

翊太原安定裁居數縣其餘及上郡盡為狄庭連接畿甸宜及平吳之威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平陽北統河諸縣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之使裔不亂華漸徙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太原雜胡出於其表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弗納荀綽略記云世祖自平吳之後天下無事不能復孜孜於事物始寵用后黨由此祖禰採擇嬪媛不拘拘華門父兄以之罪疊非正形之謂屬禁以之攢聚實耽穢之甚昔武王伐紂歸傾宮之女助紂為虐而世祖平皓納吳姬五千是同皓之弊也

惠皇帝諱衷字正度武帝太子也永平元年遷皇太后于永寧宮賈后諷群臣奏廢皇太后為庶人居于金墉城九年賈后誣奏皇太子有悖

書帝幸式乾殿召公卿百官皆入詔賜太子死以所謗悖書及詔文遍示諸王公司空張華曰此國之太禍自漢氏以來每廢黜正嫡恆至喪亂且晉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之尚書僕射裴頠曰臣不識太子書不審誰爲通表誰發此者爲是太子手書不宜先檢校而王公百官竟無言免太子爲庶人幽于金墉城永康元年前西夷校尉司馬閻纘輿棺詣闕上書曰伏見赦文及榜下前太子適手疏以爲驚愕自古已來臣

子悖逆未有如此之甚者也幸賴天慈全其首領臣伏念適生於聖父而至此者由於長養深宮沈淪富貴受饒先帝父母驕之每見選師傅下至群吏率取膏粱擊鐘鼎食之家稀有寒門儒素如衛綰周文石奮疏廣者也洗馬舍人亦無汲黯鄭莊之比遂使不見事父事君之道臣案古典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以此明先王欲令知先賤然後乃貴自頃東宮亦微太盛所以致敗也非但東宮歷觀諸王師友文學亦取

豪族爲能得者率非龔遂王陽能以道訓友無
直亮三益之節官以文學爲名實不讀書但共
鮮衣怒馬縱酒高會嬉遊博奕豈有切磋能相
長益臣常恐公族凌遲以此歎息今適可以爲
戒恐其被斥弃逐遠郊始當悔過無所復及昔
戾太子無狀稱兵拒命而壺關三老上書猶曰
子弄父兵罪應笞漢武感悟築思子之臺今適
無狀言語逆悖受罪之日不敢失道猶爲輕於
戾太子尚可禁持檢著目下重選師傅爲置文

學皆選以學行自立者及取服勤更事名行素
聞者使共與處使嚴御史監護其家絕貴戚子
弟輕薄賓客如此左右前後莫非正人使共論
議於前但道古今孝子慈親忠臣事君及思愆
改過之比日聞善道庶幾可全昔太甲有罪放
之三年思庸克復爲殷明王又魏明帝因母得
罪廢爲平原侯爲置家臣庶子文學皆取正人
共相匡矯事父以孝事母以謹聞於天下于今
稱之李斯云慈母多敗子嚴家無格虜由陛下

驕適使至於此庶其受罪以來足自思改方今
 天下多虞四夷未寧將伺國隙儲副大事不宜
 空虛宜為大計少復停留先加嚴誨若不悛改
 弃之未晚也臣素寒門不經東宮情不私適也
 臣嘗備近職情同閹寺恹恹之誠皆為國事臣
 以死獻忠輒具棺絮伏須刑誅書御不從遣前
 將軍司馬送太子幽于許昌宮賈后使黃門孫
 慮賊太子于許昌

湖作湖

于寶紀云史臣曰世祖正位
 居體重言慎法仁以原下寬
 而能斷故民詠惟新四海歡悅矣聿修祖宗之
 志獨納羊祜之策役不二時江湖來同夷吳蜀

城作城

之壘垣通二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城班正朔
 於八荒餘糧委畝外關不閉民相遇者如親其
 匱乏者取資於道路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
 言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
 百代之一時矣武皇既崩陵土未乾而楊駿被
 誅母后廢黜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宗子無
 維城之助而闕伯實沈之隙歲構師尹無具瞻
 之貴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民不見德唯亂是
 聞內外混淆名實反錯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
 外散於四方岳無鈞石之鎮門關無結草之
 固李辰石冰傾之於荆楊劉淵王彌撓之於青
 冀二十餘年而河洛為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
 山陵無所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
 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
 於亂誰能救之于時天下非斃弱也軍旅非無
 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
 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
 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

書台

卷之二十九

五

遺下有
芥字

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未為兵裂衣為旗非戰
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隣國之勢也然而成敗
異効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將相侯
王連頸受戮乞為奴僕而猶不獲后嬪妃主虜
辱於戎卒豈不哀哉夫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
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若積水于防燎火
于原未嘗暫靜也器大者不可利小道治勢重
者不可爭競擾也古先哲王知利百姓是以感
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
淵澤也然後設禮文以理之斷刑罰以威之謹
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篤
慈愛以固之故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
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耻篤於家閭邪
僻消於胸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
以害義又沉奮臂大呼聚之以節則不亂膠結
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所以節則不亂膠
則不遷是以昔有天下者難拔所以節則不亂膠
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故延陵季子豈

取作耻

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
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晉之興也其創基立本
異於先代又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二
之老風俗淫僻耻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而
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為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
放蕩為通而狹節操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
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劉頌屢言
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仗虛曠
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由是毀譽亂於善惡
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為人擇官宦者
為身擇利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
極其尊小統其要機事之失十恆八九而世族
貴戚之子弟凌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
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真著崇讓
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長虞直筆而
不能糾其婦女莊飾織紵皆取成於婢僕未嘗
知女功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
任情而動故不取淫逸之過不拘妬忌之惡有

書治要

卷之二十九

六

逆于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瀆亂上
 下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之問
 四教於古修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
 刑政於是大壞如水斯積而決其堤防如火斯
 蓄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
 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
 度純賈充之爭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
 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寤戎狄之有
 甕覽傳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傳咸之
 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
 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辛有必見之於祭
 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范燮必為之請死賈誼
 必為之痛哭又況我惠帝以蕩蕩之德而臨之
 哉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內外其所
 由來漸矣豈特繫
 一婦人之惡乎

上蕩作放

成皇帝諱衍字世根明帝太子也咸和七年詔

除諸養禽之屬無益者集書令史夏侯盛表曰
 伏聞明詔悉除養熊虎之費舉朝增慶咸稱聖
 主伏惟陛下未觀古今成敗之戒而卓尔玄覽
 明發自然遣除無益務在嗇民誠可謂性與天
 道生而知之孔子十五志學四十不惑陛下年
 在志學之後而思洞不惑之前三代之興無不
 抑損情欲三季之衰無不肆其侈靡陛下不學
 其興而與興者同功不覽其衰已去衰者之弊
 道侔上哲德邁中古吐絲髮之言著如綸之美

等恐著

臣聞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人主之言，則右史書之。陛下此詔，既當等之史籍，又宜宣布天下。自喪亂已來，四十餘載，塗炭之餘，思治久矣。陛下智成當年，而運值百六，德音之詔，發自聖德，願復觸類而長之，廣求其比，無使朝有遊食費祿之臣，野有逋竄不搖之民。使居官者必有供時之賦，則何患倉廩之不實；下土之不均，凡修此術，易於反掌耳。臣誠總猥官，自朝末不足對揚盛化，禱廣大猷，然自覩聖美，心悅至教，自忘叢細，謹拜表以賀。

簡文皇帝諱昱，字道萬，元帝少子也。咸安二年，詔曰：夫敦本息末，抑絕華競，開忠信公坦之門，塞浮僞阿私之路，詢名檢實，致之以道，使清濁異流，能否殊貫，官無秕政，士無謗讟，不有懲勸，則德禮焉施。且強寇未殄，勞役未息，每念民疲力單，則中夜忘寢。若不弘政以求民瘼，簡除遊煩，以存儉約，將何以紓之耶。今自非軍國戎祀之要，其華飾煩費之用，可除者皆除之，宜省者

皆省之其鰥寡窮獨癯殘六疾不能自存皆生
民之至艱先王之所愍宜加隱卹各賑賜之若
或孝子貞婦殊行異操之人皆以狀條列當有
以甄明其節夫肥遁窮谷之賢汨泥揚波之士
雖抗志於玄霄之表潛默於幽岫之裏貪屈高
尚之道以隆協讚之美使惠風流於天下膏澤
被於萬物孰與獨足山水棲遲丘壑殉匹夫之
潔而忘兼濟之大古人不借賢於曩代朕所以
虛想於今日內外百官剖符親民各勤所司使
善無不達惡無不聞退食自公平情以道令詩
人無素飡之刺而吾獲虛心之求豈不善哉其
各宣攝知朕意焉

后妃傳

武元楊皇后弘農華陰人也初賈充妻郭氏使
言於后求以女爲太子妃兼有遺賂及議太子
婚世祖欲娶衛瓘女后苦譽賈后有淑德又密
使太子太傅荀顗進言上乃聽之遂成婚

惠賈庶人名南風平陽人也拜太子妃性妬虐

嘗手殺數人或以戟擲孕妾子乃墮地惠帝卽
位爲皇后虐誅三楊逆弒太后矯害二公荒淫
放恣與太醫程據等亂彰于內外詐有身爲產
養妹夫韓壽兒遂謀廢太子以所養代立專爲
姦誣害太子衆惡彰著永康元年爲趙王倫所
廢賜死

傳

琅耶王伷字子將宣帝第五子受詔征吳孫皓
請降進拜大將軍伷旣戚屬尊重加有平吳之

功而克已恭儉無矜滿之色統御文武各得其
用百姓悅仰咸懷惠化

扶風王駿字子臧宣帝第七子也年五六歲能
書畫誦詠詩賦秉德清貞宗室之中最爲儁茂

封汝陰王遷鎮西大將軍都督雍梁諸軍事大
興佃農入朝徙封扶風王薨西土氓黎思慕悲

哭涕泣岐路更樹碑讚述德範長老見碑者無
不拜之其遺愛如此

齊王攸字大猷文帝第二子也力行敦善甚有

茂作望

舊無封

汝陰王

四字補

之

梁作涼

舊無徙

封扶風

王五字

補之

名譽爲侍中數年授太子太傅獻箴於皇太子每朝政大議悉心陳之且孝敬忠肅至性過人太康三年爲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薨

子冏嗣字景治與趙王倫共廢賈后倫篡遷冏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冏因民心怨望移檄天下破倫帝反正就拜大司馬加九錫輔政大築第館使大匠營制與西宮等後房施鐘懸前庭舞八佾沈于酒色不入朝見坐拜百官符勅三臺選舉不均唯寵親昵殿中御史桓豹奏

事不先經冏府卽考竟之於是朝廷側目海內失望冏驕亂日甚終無悛志長沙王發兵攻冏府生禽冏斬於閭闔門外諸黨屬皆夷三族

愍懷太子遹字熙祖惠帝長子也謝才人所生少而聰慧惠帝卽位立爲皇太子年轉長大而不好學喜與左右嬉戲不能尊敬保傅敬狎賓友賈后素忌太子有佳譽因此密勅諸黃門闈宦媚諛於太子曰殿下誠可及壯時極意狡猾何爲恆自拘束每見喜怒之際輒歎曰殿下不

狡猾作所欲

知用威刑天下那得畏服也太子於是慢弛益彰或廢朝侍有過差之聲洗馬江統等諫太子不能用賈后詐稱上不和呼太子入朝后不見置別屋中遣婢賜酒棗逼使飲盡仍齎謗書多未成字稱詔令太子寫之累續催促醉不暇看粗得迹便足成悖辭后以呈帝帝即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使黃門令薰猛以太子書及青紙詔曰逼書如此今賜死徧示諸公王而莫敢有言者唯張華裴頴證明太子議至日西不決后懼

薰作董

事變乃表免太子為庶人於是送幽于許昌宮賈后矯詔害太子趙王倫等廢后於金墉城賜死冊復太子謚為愍懷

舊無安平王三字補之

安平王孚字叔達宣帝弟也魏甘露元年轉太傅高貴鄉公卒當時百官莫敢奔赴孚往枕屍於股號慟盡哀奏治主者會太后有令使以庶人禮葬孚與羣公上表乞以王禮葬之世祖受禪陳留王就金墉城孚拜辭執王手涕泣歔欷不能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太魏之純臣也臨終

曰有魏貞士河內司馬孚不伊不周不夷不惠
立身行道終始如一遺令素棺單椁斂以時服
所給器物一不施用

舊無高
密王三
字補之

高密王泰字子舒宣帝弟廵之子也封為隴西
王遷太尉為人廉靜不近聲色身為宰輔食大
國之租服飭麤素有饕疎儉如布衣寒士事親
恭謹居喪哀戚謙虛下物為宗室儀表

劉寔字子真平原人也太祖引參相國軍事寔
以世俗進趣廉讓道缺乃著崇讓論其辭曰古

百官下
舊有具
任為百
官五字
刪之

之聖王之治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
爭競也夫人情莫不皆欲己之賢也故勸令讓
賢以自明也賢豈假讓不賢哉故讓道興賢能
之人不求自出矣至公之舉自立矣百官之副
亦豫具矣一官缺擇眾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
審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讓於上草廬之人咸皆
化之推能讓賢之風從此生矣為一國所讓則
一國士也天下所共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風
行則賢與不肖灼然殊矣此道之行在上者無

所用其心，因成清議，隨之而已。故曰：蕩蕩乎堯之爲君，莫之能名。又曰：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賢人相讓於朝，大才之人恆在大官，小人不爭於野，天下無事矣。以賢才治無事，至道興矣。已仰其成，復何與焉？故可以歌南風之詩，彈五弦之琴也。成此功者，非有他崇讓之所致耳。在朝之人，不務相讓久矣。天下化之，自魏代已來，登進辟命之士，及在職之吏，臨見受叙，雖自辭不能終，莫肯讓有勝己者。夫推讓之風息，爭競

之心生矣。孔子曰：上興讓，則下不爭；明讓不興，下必爭也。推讓之道興，賢能之人日見推舉，爭競之心生；賢能之人日見謗毀，夫爭者之欲自先，甚惡能者之先，不能無毀也。孔墨不能免世之謗己，況不及孔墨者乎？議者僉言：世少高名之才，朝廷不有大才之人，可以爲大官者。山澤人小官吏亦復云：朝廷之士，雖有大官名德，皆不及往時人也。余以爲此二言皆失之矣。非時獨乏賢也，時不貴讓。一人有先衆之譽，毀必隨。

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雖令稷契復存，亦不復能全其名矣。能否渾雜，優劣不分，士無素定之價，官職有缺，主選之吏，不知所用，但案官次而舉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勢家之子，則必爲有勢者之所念也。因先用之資，而復遷之無已，遷之無已，不勝其任之病發矣。所以見用不息者，由讓道廢也。因資用人之有失久矣。故自漢魏以來，時開大舉，令衆官各舉所知，唯才所任，不限階次。如此者甚數矣。其所舉必有當者，不聞

時有擢用，不知何誰最賢故也。所舉必有不當而罪不加，不知何誰最不肖故也。所以不可得知，由當時之人莫肯相推，賢愚之名不別。令其如此，舉者知在上者察不能審，故敢漫舉而進之。或舉所賢，因及所念，一頓而至，人數猥多，各言所舉者賢，加之高狀，相似如一，難得而分矣。雖舉者不能盡忠之罪，亦由上開聽察之路濫，令其爾也。昔齊王好聽竽聲，必令三百人合吹，而後聽之。廩以數人之俸，南郭先生不知吹竽

者也。以三百人合吹，可以容其不知，因請爲王吹竽，虛食數人之俸。嗣王覺而改之，難彰先王之過，乃下令曰：吾之好聞竽聲，有甚於先王，欲一一列而聽之，先生於此逃矣。推賢之風不立，濫舉之法不改，則南郭先生之徒，盈於朝矣。才高守道之士，日退，馳走有勢之門，日多矣。雖國有典刑，弗能禁矣。讓道不興之弊，非徒賢人在下位，不得時進也。國之良臣，荷重任者，亦將以漸受罪退矣。何以知其然也？孔子以爲顏氏之

子不貳過耳，明非聖人皆有過矣。寵貴之地，欲之者多，惡賢能者，塞其路，其過而毀之者亦多矣。夫謗毀之生，非徒空設，必因人之微過而甚之者也。毀謗之言，數聞在上者，雖欲弗納，不能不杖所聞，因事之來而微察之也。無以其驗至矣，得其驗，安得不治其罪？若知而縱之，主之威日衰，令之不行，自此始矣。知而皆治之，受罪退者稍多，大臣有不自固之心矣。夫賢才不進，貴臣日疎，此有國者之深憂也。竊以爲改此俗甚

易矣。何以知之。夫一時在官之人。雖雜有凡猥之才。其中賢明者亦多矣。豈可謂皆不知讓賢爲貴耶。直以其時皆不讓。習以成俗。故遂不爲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聞。名之謝章。所由來尚矣。原謝章之本意。欲進賢能以謝國恩也。昔舜以禹爲司空。禹拜稽首讓于稷契及咎繇。唐虞之時。衆官初除。莫不皆讓也。謝章之義。蓋取於此也。書記之者。欲以示永世之則。季世所用。不賢不能讓賢。虛謝見用之恩而已。相承不變。習

俗之失也。夫叙用之官。通章表者。其讓賢推能。乃通。其不能有所讓。徒費簡紙者。皆絕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賢能而讓之矣。讓之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公缺。三公已豫選之矣。且主選之吏。不必任公。而選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選一公爲詳也。四征缺。擇四征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征缺。四征已豫選之矣。必詳於停缺。而令主者選四征也。尚書缺。擇尚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

此爲令八尚書共選一尚書詳於臨缺而令主者選八尚書也郡守缺擇衆郡所讓最多者而用之詳於任主者令選百郡守也夫以衆官百郡之讓與主者共相比不可同歲而論也賢愚皆讓百姓耳目盡爲國耳目夫人情爭則欲毀己所不如讓則競推於勝己故世爭則毀譽交錯優劣不分難得而讓也時讓則賢智顯出能否之美歷歷相次不可得而亂也當此時也能退身修己者讓之者多矣雖欲守貧賤不可得

也馳騫進趣而欲人見讓猶卻行而求前也夫如是愚智咸知進身求通非修之於己則無由矣遊外求者於此相隨而歸矣浮聲虛論不禁而自息矣人人無所用其心任衆人之議而天下自治矣元康中遷司空

閻纘字續伯巴西人也楊駿爲太傅以纘補舍人出爲安復令駿旣被誅莫敢收者纘聞之弃官免歸獨以家財人力修墓終成葬事遷殿中將軍以疾不拜愍懷太子之廢纘輿棺詣闕上

書理太子之寃，朝廷立大孫，纘復上疏，陳今相國雖已保傅東宮，至於旦夕訓誨輔導出入，動靜劬勞，宜選寒苦之士，忠貞清正，老而不衰，以爲師傅。其侍臣以下，文武將吏，且勿復取盛戚豪門子弟。魏文帝之在東宮，徐幹劉楨爲友，文學相接之道，並如氣類。吳太子登，顧譚爲友，諸葛恪爲賓，臥同床帳，行則參乘，交如布衣，此則近代之明比也。天子之子，不患不富貴，不患人不敬畏，患於驕盈不聞其過，不知稼穡之艱難。

耳。至於甚者，乃不知名六畜，可不勉哉。今不忍小相維持，令至闕失，頓相罪責，不亦誤哉。大孫幼冲，選置兵衛，宜得柱石之士。如周昌者，朝廷善其忠烈，擢爲漢中太守。

段灼字休然，敦煌人也。爲鄧艾鎮西司馬，徵拜議郎。世祖卽位，灼上疏追理艾曰：「故征西將軍鄧艾誅，以性剛急，矜功伐善，而不能協同朋類，輕犯雅俗，失君子之心，故莫肯理之者。臣敢昧死言艾不反之狀。」艾本屯田掌犢人，宣皇帝拔

之於農吏之中，顯之於宰府之職。先帝委艾以廟勝成圖，指授長策。艾受命忘身，前無堅敵，軍不踰時，而巴蜀蕩定。艾功名已成，亦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復何所求哉？艾以劉禪初降，遠郡未附，矯令承制，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義。原心定罪，事可詳論。鍾會有吞天下之心，恐艾威名，知必不同。因其疑似，構成其事。夫反非小事，若懷惡心，卽當謀及豪桀。然後乃能興動大衆，不聞艾有腹心一人，臨死口無惡

言，而獨受腹背之誅，豈不哀哉？故見之者垂涕，聞之者歎息。此賈誼所以怵懷於漢文，天下之事，可爲痛哭者，良有以也。昔秦民憐白起之無罪，吳人傷子胥之冤酷，皆爲之立祠。天下之人，爲艾悼心痛恨，亦由是也。謂可聽艾門生故吏，收艾屍柩，歸葬舊墓，以平蜀之功，繼封其後。使艾闔棺定謚，死無所恨，赦冤魂於黃泉，收信義於後世，則天下殉名之士，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爲陛下死矣。世祖得表，省覽甚嘉其意。

虞悝，長沙人也。弟望，字子都，並有士操。閨門有孝悌之稱，鄉黨有廉信之譽。譙王承臨州，王敦作逆，遣使招承，承不應。與甘卓相結，起義赴都。承於是命悝為長史，望為司馬。敦遣魏乂等攻戰，轉急。望臨陳授首，悝為魏乂所害。臨刑，鄉人送以百數，與相酬酢，意氣周洽。有如平日。子弟號泣，悝謂曰：「人生有死，闔門為忠義鬼，亦何恨哉。」及敦被誅，詔書追述悝望忠勲，贈悝襄陽太守，望滎陽太守。遣謁者至墓弔祭。

刑法志

刑法百官二志
當在傳
前今從
舊

治道上
下必有
脫文

侍中臣顧言：夫殺生賞罰，治亂所由興也。人主所謂宜生，或不可生；則人臣當陳所以宜殺人。主所謂宜賞，或不應賞；則人臣當陳所以宜罰。然後治道耳。古之聖賢，欲上盡理務，下收損益，莫不深閉慎密，以延良謨。兆庶內外，咸知主如此，然後乃展布腹心，竭其忠誠耳。

廷尉劉頌表曰：臣昔上行肉刑，從來積年，遂寢不論。臣竊以為議者拘孝文之小仁，而輕違聖

王之典刑未詳之甚莫過於此今死刑重故非命者衆生刑輕故罪不禁姦所以然者肉刑不用之所致也今爲徒者類性元惡不軌之族也去家懸遠無衣食之資飢寒切身志不聊生廉士介節者則皆爲盜賊豈況本性姦凶無賴之徒乎是以徒亡日屬賊盜日繁得輒加刑日益一歲此爲終身之徒也自顧反善無期而灾困逼身其志亡思盜勢不得息事使之然也古者用刑以止刑今反於此以刑生刑以徒生徒諸

重犯亡者髮過三寸輒重髡之此以刑生刑加作一歲此以徒生徒也徒亡者積多繫獄猥蓄議者曰囚不可不赦復從而赦之此爲刑不勝罪法不勝姦民知法之不勝相聚而謀爲不軌月異而歲不同故自頃年以來姦惡凌暴所在充斥漸以滋漫議者不深思此故曰肉刑於名忤聽忤聽孰與盜賊不禁聖王之制肉刑遠有深理其事可得而言非徒心懲其畏剝割之痛而不爲也去其爲惡之具使夫姦民無用復肆

無心字

其志止姦絕本理之盡也亡者剔其足無所用復亡盜者截其手無所用復盜淫者割其勢理亦如之除惡塞源莫善於此今宜取死刑之限重生刑之限輕及三犯逃亡淫盜悉以肉刑代之其應四五歲刑者皆髡笞使各有差悉不復居作然後刑不復生刑徒不復生徒而殘體爲戮終身作誠民見其痛畏而不犯必數倍於今豈與全其爲姦之手足而蹴居必死之窮地同哉而猶曰肉刑不可用竊以爲不識務之甚也

衛展字道野河東人也遷大理上書曰今施行詔書有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問子所在近主者所稱庚寅詔書舉家逃亡家長斬若長是逃亡之主斬之斬之雖重猶可也設子孫犯事將考父祖逃亡逃亡是子孫而父祖嬰其酷傷順破教如此者衆相隱之道離則君臣之義廢君臣之義廢則犯上之姦生矣秦網密文峻漢興掃除煩苛風移俗易幾於刑厝大人革命不得不蕩其穢匿通其圯滯今詔書宜除者多有

便於當今、著爲正條、則法差簡易、元帝令曰、自元康已來、事故荐臻、法禁滋漫、大理所上、宜朝堂會議、蠲除詔書不可用者、此孤所虛心者也、轉廷尉、又上言、古者肉刑事、經前聖、愚謂宜復古施行、中宗詔曰、可、內外通共議之、於是驃騎將軍王導等、議以肉刑之典、由來尚矣、肇自古先、以及三代、聖哲明王、所未曾改、班固深論其事、以爲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輕重失當、故刑政不中也、且原先王之造刑名也、非以過怒

也、非以殘民也、所以救姦、所以當罪也、今盜者竊人之財、淫者好人之色、亡者避叛之役、皆無殺害也、刑之以刑、刑之則止、而加之斬戮、戮過其罪、死不可生、縱虐於此、歲以巨計、此乃仁人君子所不忍聞、而況行之於政乎、若乃惑其名、而不練其實、惡其生而趣其死、此畏水投舟、避坎陷井、愚夫之不若、何取於政哉、

百官志

中書郎李重以爲等級繁多、在職不得久、又外

選輕而內官重，以使風俗大弊，宜釐改重外選，簡階級使官人，議曰：古之聖王建官，垂制所以體國經治，而功在簡易。自帝王而下，世有增損，舜命九官，周分六職，秦采古制，漢仍秦舊，倚丞相任九卿，雖置五曹尚書，令僕射之職，始於掌封奏，以宣外內事，任尚輕，而郡守牧民之官重，故漢宣稱所與為治，唯良二千石，其有殊政者，或賜爵進秩，諒為治大體，所以遠蹤三代也。及至東京，尚書雖漸優顯，然令僕出為郡守，便入

藝文類

聚遠作

追

藝文類

聚郡守

下有鍾

離意黃

香胡廣

是也郡

守十一

字無便

字

為三公，虞延第五倫，桓虞鮑昱是也。近自魏朝，名守杜畿，滿寵，田豫，胡質等，居郡十餘二十年，或秩中二千石，假節，猶不去郡，此亦古人苟善其事，雖沒世不徙官之義也。漢魏以來，內官之貴，於今最隆，而百官等級遂多，遷補轉徙如流，能不以著黜陟，不得彰，此為治之大弊也。夫階級繁多而望官久，官不久而望治功成，不可得也。虞書云：三考黜陟幽明，周官三年大計羣吏之治，而行其誅賞，漢法官人或不直秩，魏初用

輕資亦先試守不稱繼以左遷然則雋才登進無能降退此則所謂有知必試而使人以器者也臣以爲今宜大并羣官等級使同班者不得復稍遷又簡法外議罪之制明試守左遷之例則官人理書士必量能而受爵矣居職者自久則政績可考人心自定務求諸己矣裴顧以萬機庶政宜委宰輔詔命不應數改乃上疏曰臣聞古之聖哲深原治道以爲經理羣務非一才之任照練萬機非一智所達故設官建職制其

書疑事

顧疑顧

分局分局旣制則軌體有斷事務不積則其任易處選賢舉善以守其位委任責成立相干之禁侵官爲曹離局陷彘猶懼此法未足制情以義明防曰君子思不出位夫然故人知厥務各守其所下無越分之臣然後治道可隆頌聲能舉故稱堯舜勞於求賢逸於使能分業旣辨居任得人無爲而治豈不宜哉及其失也官非其才人不守分越位于曹競達所懷衆言紛錯莅職者不得自治其事非任者橫干他分主聽眩

莫知所信，遂親細事，躬自聽斷，所綜遂密，所告彌衆，功無所歸，非無所責，羣下弃職，得辭宜罰，以此望治，固其難也。昔杜蕢既數師曠，退而自酌，以罰干職之非，記稱其善，陳平不知簿書之目，漢史美其守職，政不可多門，多門則民擾於今之宜，選士既得其人，但當委責，若有不稱，便加顯戮，誰敢不盡心竭力，不當便有干職之臣，適不守局，則所豫必廣，所豫適廣，則人心赴之，人心通赴，則得作威福，臣作威福，朝之蠹也，惟

與作單

幄張子房之謀者，不宜使多，外委羣司，卑力所職，尊崇宰輔，動靜咨度，保任其負，如此，詔書必不復數改，聽聞風言，頗以詔命數移易，爲不安靜，臣不勝狂瞽，敢陳愚懷，乞陛下少垂省察，何曾字穎孝，陳國人也，爲司隸校尉，言於大祖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坐，宜擯四裔，無令汙染華夏，大祖曰：此子羸病若此，君不能爲吾忍耶？曾重引據，辭理甚切，朝廷憚焉，泰始九年，爲司徒，以疲疾求退，

孫綏位至侍中、潘滔譖之於太傅、越遂被殺、初曾告老、時被召見、侍坐終日、世祖不論經國大事、但說平生常語、曾出每曰、將恐身不免亂、能及嗣乎、告其二子曰、汝等猶可得沒、指諸孫曰、此輩必遇亂死也、及綏死、兄嵩曰、我祖其神乎、羊祜字叔子、泰山人也、都督荊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上疏平吳、世祖深納之、吳軍人前後至者、不可勝數、祜將入朝而有疾、至洛陽、遂薨、南州市會聞喪、舉市悲號而罷、於是傳哭、接音、邑

里相達、百姓乃樹碑峴峯、立廟祭祀、行人望碑、皆涕泗垂泣、杜預代鎮、名爲墮淚碑、吳滅、詔曰、祜建平吳之規、其封祜夫人夏侯氏爲萬歲鄉君、邑五千戶、絹萬匹、吳平慶會、羣臣上壽、世祖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豈朕所能爲也、

秦秀字玄良、新興人也、少以學行忠直知名、遷補博士、羣率伐吳、詔以賈充爲大都督、秀性惡憎佞、疾之如讎、輕鄙賈充、聞其爲大統、心所不平、遂欲哭師、及充卒、議謚、秀請謚爲荒公、初何

惡憎作
忌讒

曾卒秀議曰曾事親有色養之名在官奏科尹之
 模此二者實得臣子事上之槩然資性驕奢不
 循軌則朝野之論不可具言儉德之恭也侈惡
 之大也曾受寵二代顯赫累世荷保傅之貴秉
 司徒之均而乃驕奢之名被於九域有生之民
 咸怪其行穢皇代之美弃羔羊之節示後生之
 愆莫大於此若生極其情死又無貶是則無正
 刑也王公貴人復何畏哉謹案謚法名與實爽
 曰繆怙亂肆行曰醜曾宜為繆醜公古人闔棺

舊無
 正刑也
 四字補
 之

之日然後誅行不以前善沒後惡也秀性悻直
 與物多忤為博士前後垂二十年卒於官

李憲字季和上黨人也累辟三府不就宣帝復
 辟為太傅屬固辭世宗輔政命憲為大將軍從
 事中郎憲到引見謂憲曰昔先公辟君而不應
 今孤命君而至何也對曰先君以禮見待憲得
 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憲畏法而至帝甚敬
 重焉遷太常司隸校尉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九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晉書下

傳

劉毅字仲雄、東萊人也、治身清高、厲志方直、爲
司隸校尉、皇太子鼓吹入東掖門、毅奏劾保傅
以下、詔赦之、然後得入、世祖問毅曰、卿以吾可
方漢何帝、對曰、可方桓靈、世祖曰、吾雖德不及
古人、猶克己爲治、又平吳會、混一天下、方之桓

靈其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

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乃殆不如桓靈也習鑿齒

秋曰毅答已帝大咲曰桓靈之朝不聞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乎散騎常侍鄒湛進曰世說以陛下比漢文帝人心猶多不同昔馮唐答文帝曰不能用頗牧而文帝怒今劉毅言犯順而陛下樂以此相校聖德乃過之也帝曰我平天下而不封禪焚雉頭裘行布衣禮今於小事何見褻之甚耶湛曰聖詔所及皆可豫先筭計以長短相推慕名者能力行為之至如向詔非明怒內充苞之德度不可為也臣聞猛獸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蠆起於懷袖勇夫為之驚駭非虎弱蜂蠆強也倉卒出於意外故也夫君臣有自然之尊卑辭語有自然之逆順向劉毅始言臣等莫不變色易容而仰視陛下者陛下發不世之詔出思慮之外臣之喜慶不亦宜乎

遷尚書左僕射龍見武庫井中車駕親觀有喜

色於是外內議當賀毅獨表曰昔龍降鄭時門

之外子產不賀龍降夏廷卜藏其粢至周幽王

禍豐乃發證據舊典無賀龍之禮詔報曰政德

未修誠未有以膺受嘉祥省來示以為瞿然賀

慶之事宜詳依典義動靜數示上疏陳九品之

弊曰臣聞立政者以官才為本官才有三難而

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

情偽難明三也三者雖聖哲在上嚴刑督之猶

不可治故堯求俊乂而得四凶三載考績而饗
饗得成使世主雖有上聖之明而無考察之法
授凡庸之才而去賞罰之勸則爲開姦豈徒四
族側陋何望於時哉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
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愛
憎決於心情僞由於己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
訴之忌榮黨橫越威福擅行用心百態求者萬
端廉讓之風滅苟且之俗成天下訥訥但爭品
位不聞推讓流俗之過一至於此竊爲聖世耻

訴作訐

之愚心之所非者不可以一槩論輒條列其事
夫名狀以當才爲清品輩以得實爲平治亂之
要不可不允清平者治化之美枉濫者亂敗之
惡也不可不察然人才異能備體者寡器有大
小達有早晚是以三仁殊塗而同歸四子異行
而鈞義陳平韓信咲梅於邑里而收功於帝王
屈原伍胥不容於人主而顯名於竹帛是篤論
之所明也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鈞
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舉者獲虛以成譽所欲下

者吹毛以求疵前鄙後脩者則引古以病今古賢今病者則考慮以覆過質直者罪以違時阿容者善其得和度遠者責以小檢才近者美其合俗齊量者以己爲限高下逐強弱是非隨愛憎憑權附黨毀平從親隨世興衰不顧才實衰則削下興則扶上一人之身旬日異狀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附託必達守道困悴無報於身必見割奪有私於己必得其欲凌弱黨強以植後利是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暨

舊無今
字補之

時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時實爲亂源昔在前聖之世欲敦風俗鎮靜百姓隆鄉黨之義崇六親之行人道賢否於是見矣然鄉老書其善以獻天子司馬論其能以官於職有司考績以明黜陟故天下之人退而脩本州黨有德義朝廷有公正天下大治浮華邪佞無所容厝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給役殊方面猶不識況盡其才力而中正知與不知其當品狀采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己則有不識之蔽

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譽又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進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逐末位以求成不由行立故狀無實事諧文浮飾品不按功黨譽虛妄上奪天朝考績之分下長浮華朋黨之事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今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爲例以品取人則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爲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

相妨所疏則削其長所親則飾其短徒結白論以爲虛譽以治風俗則狀無實行以宰官職則品不料能百揆何以得理萬機何以得脩職名中正實爲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自魏立以來未見其得人之功而生讎薄之累愚臣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弃魏氏之弊法更立一代之美制愚臣以爲便也

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領中書令名重一世朝野擬爲台輔而荀勗馮紆等深忌疾之會世祖

問華誰可付以後事者對曰明德至親莫如齊
王攸既非上意所在微爲忤旨間言得行以華
爲都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桓校尉於是遠夷
賓服四境無虞朝議欲徵華入相馮紘乾沒苦
陷以華有震主之名不可保必遂徵爲太常以
小事免官世祖崩遷中書監加侍中遂盡忠救
匡彌縫補闕雖當闇主虐后之朝猶使海內晏
然遷司空卓爾獨立無所阿比趙王倫及孫秀
等疾華如讎倫秀豐起遂與裴頠俱被害朝野
之士莫不悲酸

裴頠字逸民河東人也遷尚書左僕射侍中元
康七年以陳准子匡韓蔚子嵩並侍東宮頠諫
曰東宮之建以儲皇極其所與遊接必簡英儁
宜用成德賢邵之才匡嵩幼弱未識人理立身
之節東宮實體夙成之表而今有童子侍從之
聲未是光闡遐風之弘理也頠深患時俗放蕩
不尊儒術魏末以來轉更增甚何晏阮籍素有
高名於世口談浮虛不遵禮法尸祿耽寵仕不

事事至王行之徒聲譽太盛位高勢重不以物
務自嬰遂相放效風教陵遲願著崇有之論以
釋其蔽世雖知其言之益治而莫能革也朝廷
之士皆以遺事爲高四海尚寧而有識者知其
將亂矣而夷狄遂淪中州者其禮久亡故也倫
秀之興豐頽張華俱見害朝綱傾弛遠近悼之
傅玄字休奕北地人也性剛直果勁不能容人
之非世祖受禪加駙馬都尉與皇甫陶俱掌諫
職玄志在拾遺多所獻替上疏曰前皇甫陶上

興豐疑
倒

事爲政之要計民而置官分民而授事陶之所
上義合古制前春樂平太守胄志上欲爲博士
置史卒此尊儒之一隅也主者奏寢之今志典
千里臣等並受殊寵雖言辭不足以自申意在
有益主者請寢多不施用臣恐草萊之士雖懷
一善莫敢獻之矣詔曰凡關言於人主人臣之
所至難而人主苦不能虛心聽納自古忠臣直
士所忼慨也其甚者至使杜口結舌每念於此
未嘗不歎息也故前詔敢有直言勿有所拒庶

春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七
幾得以發蒙補過獲保高位喉舌納言諸賢當
深解此心務使下情必盡苟言有偏善情在忠
益不可責備於一人雖文辭有謬誤言語有失
得皆當曠然恕之古人猶不拒誹謗况皆善意
在可采錄乎近者孔晁綦母和皆案以輕慢之
罪所以皆原欲使四海知區區之朝無諱言之
忌也又每有陳事輒出付主者主者衆事之本
故身而所處當多從深刻至乃云恩貸當由上
出出村外者寧縱刻峻是信耶故復因此喻意

村字可
疑

玄遷侍中

任愷字元哀樂安人也爲侍中愷性忠直以社
稷爲己任帝器而昵之政事多諮焉愷惡賈充
之爲人不欲令久執政每裁抑之充病之後承
間稱愷忠公局正宜在東宮使保護太子外假
稱揚內斥遠之帝以爲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
充計畫不行會吏部尚書缺好事者爲充謀曰
愷今總門下樞要得與上親接宜啓令典選便
得漸疎此一都令史事耳且九流難精間隙易

乘充卽啓稱愷才能宜在官人之職世祖不疑充挾邪而以選官勢望唯賢是任卽日用愷愷旣在尚書侍觀轉希充與荀勗馮紆承間譖潤免官愷受黜在家充毀間得行世祖情遂漸薄然衆論明愷爲人羣共舉愷爲河南尹甚得朝野稱譽而賈充朋黨日夜求愷小過又諷有司奏愷免官後起爲太常不得志遂以憂卒

裴楷字叔則河東人也爲侍中世祖嘗問曰朕應天順民海內更始天下風聲何得何失對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賈充之徒猶在朝也夫逆取而順守湯武是也今宜引天下賢人與弘政道不宜示之以私也和嶠字長輿汝南人也遷侍中嶠見東宮不令因侍坐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季世多僞恐不了陛下家事世祖默然後與荀勗荀勗同侍世祖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詣粗及世事旣奉詔而還顛勗並稱皇太子明識弘雅誠如明詔嶠曰聖質如初耳帝不悅而起嶠以爲

國雖休明終必喪亂言及社稷未嘗不以儲君爲憂或以告賈妃妃銜之愍懷建宮官嶠爲太子少傅太子朝西宮嶠從入賈后使惠帝問嶠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日定云何嶠曰臣昔事先帝有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臣敢逃其罪乎

郗詵字廣基濟陰人也舉賢良對策曰臣竊觀乎古今而考其美惡古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求爵此風俗所以異流也古之官人君責之於上臣舉之於下得其人有賞失其人有罰安得不求賢乎今之官者父兄營之親戚助之有人事則通無人事則塞安得不求爵乎賢苟求達達在脩道窮在失義故靜以待之也爵苟可求得在進取失在後時故動以要之也天地不能頓爲寒暑人主亦不能頓爲治亂故寒暑漸於春秋治亂起於得失當今之世官者無關梁邪門啓矣朝廷不責賢正路塞矣所謂責賢使之相舉也所謂關梁使之相保也賢不舉則有咎

保不信亦有罰、有罰則有司莫不悚也、以求其才焉、今則不然、貪鄙竊位、不知誰升之者、虎兕出檻、不知誰可咎者、網漏吞舟、何以過此、雖聖思勞於夙夜、所使爲政、恆得此屬、欲化美俗、平亦俟河之清耳、爲左丞、劾奏吏部尚書崔洪、洪曰、我舉郟丞而還、奏我、此爲挽弩自射、詵聞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厥以軍法戮宣子之僕、宣子謂諸大夫可賀我矣、吾選厥也、任其事、崔侯爲國舉才、我以才見舉、惟官是視、各明在

在作至

公何故私言乃至於此、洪聞之慙服、

荀勗字公曾、潁陰人也、爲中書監、加侍中、勗才學博覽、有可觀採、而性邪佞、與賈充馮統共相朋黨、朝廷賢臣、心不能悅、任愷因機舉充鎮關中、世祖卽詔遣之、勗謂統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太子婚尚未定、若使充女爲妃、則不營留而自停矣、勗與統伺世祖間、並稱充女淑令、風姿絕世、若納東宮、必能輔佐君子、有關雎后妃之德、遂成婚焉、

馮統字少胃，安平人也。稍遷左衛將軍，承顏悅色，寵愛日隆。賈充荀勗並與之親善。世祖詔治金墉，廢賈妃已定，統與勗乾沒救請，故得不廢。轉侍中。世祖篤病得愈，統與勗乃言於世祖曰：「陛下前者病若不差，太子其廢矣。齊王爲百姓所歸，公卿所仰，雖欲高讓，其得免乎？宜遣還藩，以安社稷。」世祖納之。初謀伐吳，統與充勗共苦諫，世祖不納。斷從張華、吳平。統內懷慙懼，疾華如讎。及華外鎮，威德太著，朝論當徵爲尚書令。

晉魏作
魏晉

統從容侍帝，論晉魏故事，因曰：「臣常謂鍾會之反，頗由太祖。帝勃然曰：『何言邪？』統曰：『臣以爲夫善御者，必識六轡盈縮之勢；善治者，必審官方控帶之宜。是故漢高八王，以寵過夷滅；光武諸將，以抑損克終。非上之人有仁暴之異，在下者有愚智之殊。蓋抑揚與奪，使之然耳。鍾會才具有限，而太祖獎誘太過，喜其謀猷，盛其名位，授以重勢，故會自謂筭無遺策，功在不賞。張利害，遂構凶逆耳。向令太祖錄其小能，節以大禮，抑

張利害
作斬張
跋扈

權上有以字
鎮作思

之權勢納之以軌度則逆心無由而生亂事無階而成世祖曰然統誓首曰愚臣之言宜鎮堅冰之道無令如會之徒復致覆喪世祖曰當今豈有會乎統曰陛下謀謨之臣著大功於天下四海莫不聞知據方鎮總戎馬之任者皆在陛下聖慮矣世祖默然徵張華爲太常尋免華官劉頌字子雅廣陵人也除淮南相上疏曰臣竊惟萬載之事理在二端天下大器一安難傾一傾難正故慮經後世者必精目下之治治安遺

業使數世賴之若乃兼建諸侯而樹藩屏深根固蒂則祚延無窮可以比跡三代如或當身之治遺風餘烈不及後嗣雖樹親戚而成國之制不建使夫後世獨任智力以安大業若未盡其理雖經異時憂責猶追在陛下將如之何願陛下善當今之治樹不拔勢則天下無遺憂矣夫聖明不世及後嗣不必賢此天理之常也故善爲天下者任勢而不任人任勢者諸侯是也任人者郡縣是也郡縣之治小察理而大勢危諸

察作政

侯牧民近多違而遠慮固聖王惟終始之弊權輕重之理苞彼小違以據大安然後足以藩固內外維鎮九服夫武王聖主也成王賢嗣也然武王不恃成王之賢而廣封建者慮經無窮也且善言今者必有以驗之於古唐虞以前書文殘缺其事難詳至於三代則並建明德及舉王之顯親開國承家以藩屏帝室延祚久長近者五六百歲遠者延將千載逮至秦氏罷侯置守子弟不分尺土孤立無輔二世而亡漢承周秦

祖作祖

之後雜而用之前後二代各二百餘年揆其封建雖制度舛錯不盡事中然跡其衰亡恆在同姓失職諸侯微時不在強盛也昔呂氏作亂幸賴齊代之援以寧社稷七國叛逆梁王捍之卒弭其難自是之後威權削奪諸侯止食祖俸甚者至乘牛車是以王莽得擅本朝遂其姦謀傾蕩天下毒流生靈光武紹起雖封樹子弟而不建成國之制祚亦不延魏氏承之圈閉親戚幽囚子弟是以神器速傾天命移在陛下長短之

應禍福之徵可見於此矣。然則建邦苟盡其理，則無向不可。故曰：爲社稷計，莫若建國。夫邪正逆順者，人心之所繫服也。今之建置，審量事勢，使君樂其國，臣榮其朝，各流福祚，傳之無窮。上下一心，愛國如家，視人如子，然後能保荷天祿，兼翼王室。今諸王裂土，皆兼於古之諸侯，而君賤其爵，臣耻其位，莫有安志，其故何也？法同郡縣，無成國之制，故也。今之建置，宜使率由舊章，一如古典，然人心繫常，不累十年，好惡未改，情

願未移，臣之愚慮，以爲宜早創大制，遲廻衆望，猶在十年之外。然後能令君臣各安其位，榮其所蒙，上下相持，用成藩輔。如今之爲，適足以虧天府之藏，徒弃穀帛之資，無補鎮國衛土之勢也。古者封建既定，各有其國，後雖王之子孫，無復尺土，此今事之必不行者也。若推親疎，轉有所廢，以有所樹，則是郡縣之職，非建國之制也。今宜豫開此地，使親疎遠近，不錯其制，然後可以永安。然於古典，所應有者，悉立其制，然非急

所須漸而備之、不得頓設也、須車甲器械既具、其群臣乃服綵章、倉廩已實、乃營宮室、百姓已足、乃備官司、境內充實、乃作禮樂、唯宗廟社稷、則先建之、至境內之政、官人用才、自非內史國相、命於天子、其餘衆職、及死生之斷、穀帛資實、慶賞刑威、非封爵者、悉得專之、周之建侯、長享其國、與王者並、遠者延將千載、近者猶數百年、漢之諸王、傳祚暨至曾玄、人性不甚相遠、古今一揆、而短長甚違、其故何邪、立意本殊、而制不

同故也、周之封建、使國重於君、公侯之身、輕於社稷、故無道之君、不免誅放、敦興滅繼絕之義、故國祚不泯、不免誅放、則羣后思懼、胤嗣必繼、是無亡國也、諸侯思懼、然後軌道、下無亡國、天子乘之、理勢自安、此周室所以長存也、漢之樹置君國、輕重不殊、故諸王失度、陷於罪戮、國遂以亡、不崇興滅繼絕之序、故下無固國、天子居上、勢孤無輔、故姦臣擅朝、易傾大業、今宜反漢之弊、脩周舊跡、國君雖或失道、陷於誅絕、又無

子應除苟有始封支胤不問遠近必紹其祚若無遺類則虛建之須皇子生以繼其統然後建國無滅又班固稱諸侯失國亦由網密今又宜都寬其檢且建侯之理本經盛衰慮關強弱則天下同忿并力誅之大制都邑班之羣后著誓丹青書之玉板藏之金匱置諸宗廟副在有司寡弱小國猶不可危豈況萬乘之主承難傾之邦而加其上則自然永久故臣願陛下置天下於自安之地寄大業於固成之勢則可以無遺

憂矣今閭閻少名士官司無高能其故何也清議不肅人不立德行在取容故無名士下不專局又無考課吏不竭節故無高能無高能則有疾世事少名士則後進無准故臣思立吏課而肅清議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人君至少同於天日故非垂聽所得周覽是以聖王之治執要而已委務於下而不以事自嬰也分職既定無所與焉非憚日側之勤而牽於逸豫之虞誠以治體宜然事勢致之也何則夫造創謀始逆暗

是非以別能否甚難察也既以施行因其成敗以分功罪甚易識也易識在考終難察在造始故人君恆居其易則治人臣不處其難則亂今人主恆能居易執要以御其下然後人臣功罪形於成敗之徵無所逃其誅賞故罪不可蔽功不可誣功不可誣則能者勸罪不可蔽則違慢日肅此為治之大略也天下至大非垂聽所周又精始難校考終易明今人主不委事仰成而與諸下共造事始則功罪難分能否不別陛下

舊無不建二字補之

舊有字下有周所不犯之地六

縱未得盡仰成之理都委務於下至如今事應奏御者蠲除不急使要事得精可三分之二今親掌者受成於上上之所失不得復以罪下歲終事功不建不知所責也夫監司以法舉罪獄官案劾盡實法吏據辭守文大較雖同然至於施用監司與夫法獄體宜小異獄官唯實法吏唯文監司則欲舉大而略小何則夫細過微闕謬妄之失此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糺以法則朝野無全人此所謂欲治而反亂者也是以善為

字刪之

舊無曰
字補之

治者綱舉而網疎，綱舉則所羅者廣，網疎則小罪必漏，所羅者廣則大罪不縱，則甚泰必刑，微過必漏，則為政不苛，甚泰必刑，然後犯治必塞，此為治之要也。而自近世以來，為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網甚密，網甚密則微過必舉，微過人情所必有，而不足以害治，舉之則微而益亂，大綱不振，則豪強橫肆，豪強橫肆，則平民失職，此錯所急，而倒所務之由也。非徒無益於治體，清議乃由此益傷。古人有言曰：君子之過，如日之

蝕焉。又曰：過而能改，又曰：不貳過。凡此數者，是賢人君子不能無過之言也。苟不至於害治，則皆天網之所漏也。所犯在甚泰，然後王誅所必加。此舉罪淺深之大例也。故君子得全美以善事，不善者必夷戮警衆，此為治誅赦之准式也。凡舉過彈違，將以肅風論，而整世教。今舉小過，清議益頽，是以聖王深識人情，而達治體，故其稱曰：不以一眚掩大德。又曰：赦小過，舉賢才。又曰：無求備於一人，故冕而前旒，充續塞耳，意在

去苛察舉甚泰善惡之報必取其尤然後簡而不漏大罪必誅法禁易全也今則當小罪甚察而時不加治者明小罪非亂治之姦也害治在犯尤而謹搜微過何異放兕豹於公路而禁鼠盜於隅隙時政所失少有此類陛下宜反而求之乃得所務也

華作山

江統字應元陳留人也除華陰令時關隴屢爲氏羌所擾牧守淪沒黎庶塗炭孟觀西討生禽齊萬年羣氏死散統深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

乃作徙戎論其辭曰夫蠻夷戎狄謂之四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法俗詭異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雖有賢聖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道化率導而以恩德柔懷也當其強也以殷之高宗而憊於鬼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獫狁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

其弱也周公來九譯之貢中宗納單于之朝以元成之微而猶四夷賓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唯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替顛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爲寇賊強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己用故

申繒之禍顛覆宗周襄公要秦遽興姜戎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據伊洛之間搜賙之屬侵入齊宋陵虐邢衛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若綫始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當時中國無復四夷矣漢興而都長安宗周豐鎬之舊也及至莽之敗西都荒毀百姓流亡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齊民雜處數歲之後族類繁息旣恃其肥強且苦漢民侵之

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羌氏，以爲行衛。於是羣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守，屠破城邑，諸戎遂熾。至於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軼關，侵及河內，十年之中，夷夏俱弊。此所以爲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由禦者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腋，疾篤難療，瘡大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雍州之戎常爲國患，中世之寇，唯此爲大。漢末之亂，關中殘滅，

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疆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保境安民，爲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帝王之都，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體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吏民玩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

捍作悍

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民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汧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氏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上合往古卽叙之義下爲盛世永久之規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閼山河

汧作汧

雖爲寇暴所害不廣是以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衆制羣羌之命有征無戰全軍獨克雖有謀謨深計廟勝遠圖亦豈不以華夷異處戎夏區別要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哉難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戍之勞老師十萬水旱之害荐飢累荒凶逆旣戮悔惡初附且款且畏咸懷危懼百姓愁苦異人同慮望寧息之有期若枯旱之思雨露誠宜鎮之以靜默而綏之以安豫而子方欲作役起徒興功造事使疲悴之衆

徙自猜之寇以無穀之民遷乏食之虜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羌戎離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答曰羌戎狡猾傷害牧守連兵聚衆載離寒暑而今異類互解同種土崩老幼繫虜丁壯降散子以此等爲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己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

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散流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今子遭弊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而得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民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

於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民得其半穀。此爲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基拓跡，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漢宣之世，凍餒殘破，國內五裂，後合爲二。呼韓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南單于復

求降附於彌扶羅，值世喪亂，遂乘豐而作，虜掠趙魏。寇至河南，建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厨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分爲三率。秦始之初，又增爲四。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然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爲寒心。今晉民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爲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陳耳。夫爲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憂不在寡。

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喻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為長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為著作郎

孫盛陽秋載機五等論曰

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業然而經略不同長短異術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於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王者知帝業至重天下至廣廣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伍長所以弘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裁其親疏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宗庶

禦作御
小作少

雜居以定維城之業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為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於悅下為己在乎利人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已得與之共害利博則恩篤樂遠則憂深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傳世之祚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九服之民知有定主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禮信於是乎結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禦暴故強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民無所寄霸王之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主尊賴羣后之圖身蓋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故世及之制弊禍終乎七雄昔者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且日涉商人時封文質相濟損益有物然五等之禮不革于時封畛之制有隆焉爾者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筭乎固知百世非可懸禦善制不能無弊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是以經始獲其多福慮終取其小禍非謂侯伯無可

基作具

片言舊
作行宮
改之
澤舊作
乎改之
共興作
與共

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基也故國憂賴其釋位
主弱憑於其翼戴及其承微積弊王室遂昇猶
保名位祚遺後嗣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
存者豈非事勢使之然與降及亡秦弃道任術
懲周之失自矜其利主憂莫與共害雖速亡於
弱下國慶獨享其利主憂莫與共害雖速亡於
亂不必一道顛沛之豐實由孤立是蓋思五等
之小怨忘萬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閣土崩
之為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國乏令主十有
餘世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一朝震矜遠國先
叛故強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
豈劉項之能關勝廣之敢號澤哉借使秦人
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共興亡其覆滅之禍豈
在曩日漢矯秦枉大啓王侯境土踰益不遵舊
典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是以諸侯阻其
國家之富憑其土民之力衝其漏網皇祖夷於
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漏網皇祖夷於
黥徒西京病於東帝是蓋過正之灾而非建侯

之累也逮至中葉忘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
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是以五侯作威
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光武中興纂
隆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僅
及數世姦宄充斥卒有強臣專朝則天下風靡
一夫縱橫而城地自夷豈不危哉在周之衰難
興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
鼎凶族據其天邑鉦鼙震於闔宇鋒鏑流乎絳
闕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治待亂
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豈若二漢
陞闔暫擾而四海已沸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
哉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
兆悼心愚智同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
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蓋遠
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故烈士扼腕終
委寇讎之手忠臣變節以助虐國之桀雖復時
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然上非奧主下皆市人
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

雲合無救劫殺之禍衆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時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爲政治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連屬咸述其職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何則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鬻官之吏以貨准才則貪殘之萌皆羣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爲己思治郡縣之長爲利圖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修己安民良士之所希及夫進取之情銳安民之譽遲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爲己土衆皆我民安己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爲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使其並賢居政則功有厚薄而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然則八代之制幾

夜作慕

可以一理貫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也

胡威字伯武淮南人也父質字文德清廉潔白質之爲荊州刺史也威自京都定省家貧每至客舍自放驢取樵既至見父停廐中十餘日告歸臨辭賜絹一匹爲道中資威跪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奉祿之餘故以爲汝糧耳威受之辭歸荊州帳下都督聞威將去請假還家持資糧於路要威因與爲伴每事佐助又進飯食威疑而誘問之既知乃取所賜絹

與都督謝而遣之後因他信以白質質杖都督
 一百除吏名父子清慎如此於是名譽著聞為
 安豐太守徐州刺史政化大行後入朝世祖因
 言次謂威曰卿清孰如父清對曰臣不如也世
 祖曰以何為勝邪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
 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世祖以威言直而婉謙
 而順累遷豫州刺史入為尚書

周顛字伯仁汝南人也為尚書左僕射王敦作
 逆石頭既王師敗績顛奉詔往詣敦敦曰伯仁

舊無正
 字補之

卿負我顛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率六軍不能
 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憚其辭正不知
 所答左右文武勸顛避敦曰吾備位大臣朝廷
 喪破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者邪俄而被
 收於石頭害之

陶侃字士行廬江人也為荊州刺史政刑清明
 惠施均洽故楚郢士女莫不相慶引接疎遠門
 無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眾
 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

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捕博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將則加鞭朴曰：「樗蒲者，牧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於是朝野用命，移風易俗。高崧字茂琰，廣陵人也。累轉侍中。哀帝雅好服食，崧諫以爲非萬乘所宜。陛下此事實是日月之一蝕也。帝欲脩鴻寶禮，崧反覆表諫，事遂不行。

牧下有
豬字

何充字次道，廬江人也。爲護軍中書令。顯宗初崩，充建議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忽妄改易，懼非長計。」庾冰等不從。故康帝遂立。帝臨軒，冰充侍坐。帝曰：「朕嗣洪業，二君之力也。」對曰：「陛下龍飛，臣冰之力也。若如臣議，不覩升平之世。康帝崩，充奉遺旨，便立孝宗，加錄尚書事，侍中臨朝正色，以社稷爲己任。凡所選用，皆以功臣爲先，不以私恩樹用親戚。談者以此重之。」吳隱之字處默，濮陽人也。早孤，事母孝謹，愛敬。

著於色養，幾滅鄧於執喪，居近韓康伯家，康伯母賢明，婦人每聞隱之哭，臨饌輟食，當織投杼，為之悲泣，如此終其喪，謂伯曰：汝若得在官人之任，當舉如此之徒。及伯為吏部，超選隱之，遂階清級，為龍驤將軍、廣州刺史。州之北界有水，名曰貪泉，父老云：飲此水者，使廉士變節，隱之始踐境，先至水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在州清操愈厲，化被幽荒，詔曰：廣州刺史吳隱之，孝友過人，祿均九族，處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饗惟錯之富，而家人不易其服，革奢務嗇，南域改觀，朕有嘉焉，可進號前將軍，賜錢五十萬，穀千斛。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一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六韜 陰謀 鬻子

六韜

序

文王田乎渭之陽見太公坐茅而釣問之曰子樂得魚耶太公曰夫釣以求得也其情深可以觀大矣文王曰願聞其情太公曰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緝人食其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

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
取天下天下可畢也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
下之天下也與天下同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
之利者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
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
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
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
天下歸之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得而歸利能生
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

文韜

文王問太公曰天下一亂一治其所以然者何
天時變化自有之乎太公曰君不肖則國危而
民亂君賢聖則國家安而天下治禍福在君不
在天時文王曰古之賢君可得聞乎太公曰昔
帝堯上世之所謂賢君也堯王天下之時金銀
珠玉弗服錦繡文綺弗衣奇怪異物弗視玩好
之器弗寶淫佚之樂弗聽宮垣室屋弗崇茅茨
之蓋不剪衣履不敝盡不更爲滋味重累不食

不以役作之故留耕種之時、削心約志、從事乎無爲、其自奉也甚薄、役賦也甚寡、故萬民富樂而無飢寒之色、百姓戴其君如日月、視其君如父母、文王曰、大哉賢君之德矣、

文王問太公曰、願聞爲國之道、太公曰、愛民、文王曰、愛民奈何、太公曰、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與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文王曰、奈何、太公曰、民不失其所務、則利之也、農不失其時業、則成之也、省刑罰、則生之也、薄賦斂、則

與之也、無多宮室臺池、則樂之也、吏清不苛、則喜之也、民失其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無罪而罰、則殺之也、重賦斂、則奪之也、多營宮室遊觀、以疲民、則苦之也、吏爲苛擾、則怒之也、故善爲國者、御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慈弟也、見之飢寒、則爲之哀、見之勞苦、則爲之悲、文王曰、善哉、

文王問於太公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吏不苛、其賦斂節、其自奉薄、不以

私善害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者有賞後宮不荒女謁不聽上無淫匿下無陰害不供宮室以費財不多遊觀臺池以罷民不雕文刻鏤以逞耳目官無腐蠹之藏國無流餓之民也文王曰善哉

文王問師尚父曰王人者何上何下何取何去何禁何止尚父曰上賢下不肖取誠信去詐偽禁暴亂止奢侈故王人者有六賊七害六賊者

一曰大作宮殿臺池遊觀淫樂歌舞傷王之德

作業作勢作任

二曰不事農桑作業作勢遊俠犯歷法禁不從

氣作業

吏教傷王之化三曰結連朋黨比周為權以蔽

吏威作王之威

賢智傷王之權四曰抗智高節以為氣勢傷吏

威五曰輕爵位賤有司羞為上犯難傷功臣之

勞六曰強宗侵奪凌侮貧弱傷庶民矣七害者

一曰無智略大謀而以重賞尊爵之故強勇輕

戰僥倖於外王者慎勿使將二曰有名而無用

出入異言揚美掩惡進退為巧王者慎勿與謀

揚美掩惡作掩善揚惡

三曰朴其身躬、惡其衣服、語無為以求名、言無欲以求得、此偽人也。王者慎勿近。四曰博文辨辭、高行論議、而非時俗、此姦人也。王者慎勿寵。五曰果敢輕死、苟以貪得尊爵重祿、不圖大事、待利而動、王者慎勿使。六曰為雕文刻鏤、技巧華飾、以傷農事、王者必禁之。七曰為方伎咒詛、作蠱道鬼神、不驗之物、不詳訛言、欺詐良民、王者必禁止之。故民不盡其力、非吾民、士不誠信、而巧偽、非吾士、臣不忠諫、非吾臣、吏不平潔愛

不詳訛
言作不
祥之言

宰相作
相一字
下同

散其精
作隱其
情

人、非吾吏、宰相不能富國強兵、調和陰陽、以安萬乘之主、簡練羣臣、定名實、明賞罰、令百姓富樂、非吾宰相也。故王人之道、如龍之首、高居而遠望、徐視而審聽、神其形、散其精、若天之高、不可極、若川之深、不可測也。

文王問太公曰：君務舉賢而不獲其功，世亂愈甚，以致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也，無得賢之實也。文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曰：其失在好用世俗之所譽，不得其真賢。

文王曰、好用世俗之所譽者何也、太公曰、好聽世俗之所譽者、或以非賢爲賢、或以非智爲智、或以非忠爲忠、或以非信爲信、君以世俗之所譽者爲賢智、以世俗之所毀者爲不肖、則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羣邪比周而蔽賢、忠臣死於無罪、邪臣以虛譽取爵位、是以世亂愈甚、故其國不免於危亡、文王曰、舉賢奈何、太公曰、將相分職、而各以官舉人、案名察實、選才考能、令能當其名、名得其實、則得賢人之道、文王曰、善

哉

文王問太公曰、願聞治國之所貴、太公曰、貴法令之必行、必行則治道通、通則民太利、太利則君德彰矣、君不法天地而隨世俗之所善、以爲法、故令出必亂、亂則復更爲法、是以法令數變、則羣邪成俗、而君沈於世、是以國不免危亡矣、文王問太公曰、願聞爲國之大失、太公曰、爲國之大失、作而不法、法、國君不悟、是爲大失、文王曰、願聞不法法、國君不悟、太公曰、不法法、則令

不行令不行則主威傷不法法則邪不止邪不止則禍亂起矣不法法則刑妄行刑妄行則賞無功不法法則國昏亂國昏亂則臣爲變不法法則水旱發水旱發則萬民病君不悟則兵革起兵革起則失天下也

文王問太公曰人主動作舉事善惡有福殃之應鬼神之福無太公曰有之主動作舉事惡則天應之以刑善則地應之以德逆則人備之以力順則神授之以職故人主好重賦歛大宮室

多遊臺則民多病溫霜露殺五穀絲麻不成人主好田獵畢戈不避時禁則歲多大風禾穀不實人主好破壞名山壅塞大川決通名水則歲多大水傷民五穀不滋人主好武事兵革不息則日月薄蝕太白失行故人主動作舉事善則天應之以德惡則人備之以力神奪之以職如響之應聲如影之隨形文王曰誠哉

文王問太公曰君國主民者其所以失之者何也太公曰不慎所與也人君有六守三寶六守

者一曰仁二曰義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
謀是謂六守文王曰慎擇此六者奈何太公曰
富之而觀其無犯貴之而觀其無驕付之而觀
其無轉使之而觀其無隱危之而觀其無恐事
之而觀其無窮富之而不犯者仁也貴之而不
驕者義也付之而不轉者忠也使之而不隱者
信也危之而不恐者勇也事之而不窮者謀也
人君慎此六者以爲君用君無以三寶借人以
三寶借人則君將失其威大農大工大商謂之

轉作專

三寶六守長則國昌三寶完則國安

文王問太公曰先聖之道可得聞乎太公曰義
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
滅故義勝怠者王怠勝敬者亡

武王問太公曰桀紂之時獨無忠臣良士乎太
公曰忠臣良士天地之所生何爲無有武王曰
爲人臣而令其主殘虐爲後世笑可謂忠臣良
士乎太公曰是諫者不必聽賢者不必用武王
曰諫不聽是不忠賢而不用是不賢也太公曰

不然諫有六不聽強諫有四必亡賢者有七不用武王曰願聞六不聽四必亡七不用太公曰主好作宮室臺池諫者不聽主好忿怒妄誅殺人諫者不聽主好所愛無功德而富貴者諫者不聽主好財利巧奪萬民諫者不聽主好珠玉奇怪異物諫者不聽是謂六不聽四必亡一曰強諫不可止必亡二曰強諫知而不肯用必亡三曰以寡正強正衆邪必亡四曰以寡直強正衆曲必亡七不用一曰主弱親強賢者不用二

曰主不明正者少邪者衆賢者不用三曰賊臣在外奸臣在內賢者不用四曰法政阿宗族賢者不用五曰以欺爲忠賢者不用六曰忠諫者死賢者不用七曰貨財上流賢者不用

武王伐殷得二丈夫而問之曰殷之將亡亦有妖乎其一人對曰有殷國嘗雨血雨灰雨石小者如椎大者如箕六月雨雪深尺餘其一人曰是非國之大妖也殷君喜以人餽虎喜割人心喜殺孕婦喜殺人之父孤人之子喜奪喜誣以

信爲欺、欺者爲真、以忠爲不忠、忠諫者死、阿諛者賞、以君子爲下、急令暴取、好田獵、出入不時、喜治宮室、脩臺池、日夜無已、喜爲酒池肉林、糟丘、而牛飲者三千、飲人無長幼之序、貴賤之禮、喜聽讒、用舉無功者賞、無德者富、所愛專制而擅令、無禮義、無忠信、無聖人、無賢士、無法度、無升斛、無尺丈、無稱衡、此殷國之大妖也。

武韜

文王在艷、召太公曰、商王罪殺不辜、汝尚助余

憂民、今我何如、太公曰、王其脩身下賢、惠民、以觀天道、天道無殃、不可以先唱、人道無災、不可以先謀、必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謀、與民同利、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惡相助、同好相趣、無甲兵而勝、無衝機而攻、無渠塹而守、利人者天下啓之、害人者天下閉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取天下若逐野獸、得之而天下皆有分肉、若同舟而濟、濟則皆同其利、舟敗皆同其害、然則皆有啓之、無有閉之矣、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

無取於國者取國者也無取於天下者取天下者也取民者民利之取國者國利之取天下者天下利之故道在不可見事在不可聞勝在不可知微哉微哉鷲鳥將擊舁飛翕翼猛獸將擊俛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過色唯文唯德誰爲之惑弗觀弗視安知其極今彼殷商衆口相惑吾觀其野草茅勝穀吾觀其羣衆曲勝直吾觀其吏暴虐殘賊敗法亂刑而上下不覺此亡國之時也夫上好貨羣臣好得而賢者逃伏其亂

俛作弭
過作愚

至矣太公曰天下之人如流水鄣之則止啓之則行動之則濁靜之則清嗚呼神哉聖人見其所始則知其所終矣文王曰靜之奈何太公曰夫天有常形民有常生與天下共其生而天下靜矣

文王在岐周召太公曰爭權於天下者何先太公曰先人人與地稱則萬物備矣今君之位尊矣待天下之賢士勿臣而友之則君以得天下矣文王曰吾地小而民寡將何以得之太公曰

可天下有地賢者得之天下有粟賢者食之天下有民賢者收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莫常有之唯賢者取之夫以賢而爲人下何人不與以貴從人曲直何人不得屈一人之下則申萬人之上者唯聖人而後能爲之文王曰善請著之金板於是文王所就而見者六人所求而見者七十人所呼而友者千人

文王曰何如而可以爲天下太公對曰大蓋天下然後能容天下信蓋天下然後可約天下仁蓋天下然後可以求天下恩蓋天下然後王天下權蓋天下然後可以不失天下事而不疑然後天下恃此六者備然後可以爲天下政故利天下者天下啓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生天下者天下德之殺天下者天下賊之徹天下者天下通之窮天下者天下仇之安天下者天下恃之危天下者天下灾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唯有道者得天下也

武王問太公曰論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將有五

用作任

才十過所謂五才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則不可
 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信則不欺人忠則無
 二心所謂十過者將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
 速者有貪而喜利者有仁而不忍於人者有智
 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於人者有廉潔而不愛
 民者有智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悞心
 而喜用人者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
 可久也貪而喜利者可遺也仁而不忍於人者
 可勞也智而心怯者可窘也信而喜信於人者

可誑也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也智而心緩者
 可襲也剛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悞心而喜用人
 者可欺也故兵者國之大器存亡之事命在於
 將也先王之所重故置將不可不審察也

無微察
二字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欲簡練英雄知士之
 高下為之奈何太公曰知之有八徵一曰微察
 問之以言觀其辭二曰窮之以辭以觀其變三
 曰與之間諜以觀其誠四曰明白顯問以觀其
 德五曰使之以財以觀其貪六曰試之以色以

貪作廉

觀其貞，七曰告之以難，觀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八徵皆備，則賢不肖別矣。

龍韜

武王曰：士高下豈有差乎？太公曰：有九差。武王曰：願聞之。太公曰：人才參差大小，猶斗不以盛石滿則棄矣，非其人而使之，安得不殆？多言多語，惡口惡舌，終日言惡，寢臥不絕，爲衆所憎，爲人所疾，此可使要問閭里，察奸伺猾，權數好事，夜臥早起，雖遽不悔，此妻子將也。先語察事實，

長希言，賦物平均，此十人之將也。切切截截，不用諫言，數行刑戮，不避親戚，此百人之將也。訟辨好勝，疾賊侵陵，斥人以刑，欲正一衆，此千人之將也。外貌咋咋，言語切切，知人飢飽，習人劇易，此萬人之將也。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近賢進謀，使人以節，言語不慢，忠心誠必，此十萬之將也。溫良實長，用心無兩，見賢進之，行法不枉，此百萬之將也。動動紛紛，隣國皆聞，出入居處，百姓所親，誠信緩大，明於領世，能教成事，又能救

敗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四海之內皆如妻子此
英雄之率乃天下之主也

武王問太公曰立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凡國有
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
軍將軍受命乃齋於太廟擇日授斧鉞君入廟
西面而立將軍入北面立君親操鉞持其首授
其柄曰從此以往上至於天將軍制之乃復操
斧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以下至於泉將軍制
之既受命曰臣聞治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

授下有
將

上治似
衍

還請作
生還

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
受命專斧鉞之威不敢還請願君亦垂一言之
命於臣君不許臣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
軍中之事不可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
有二心若此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
主於後是故智者爲之慮勇者爲之鬪氣厲青
雲疾若馳騫兵不接刃而敵降服

武王問太公曰將何以爲威何以爲明何以爲
禁止而令行太公曰以誅大爲威以賞小爲明

爲明下
舊有何
以爲審
四字刪
之

以罰審為禁止而令行故殺一人而三軍振者
 殺之賞一人而萬人說者賞之故殺貴大賞貴
 小殺及貴重當路之臣是刑上極也賞及牛馬
 廝養是賞下通也刑上極賞下通是將威之所
 行也夫殺一人而三軍不聞殺一人而萬民不
 知殺一人而千萬人不恐雖多殺之其將不重
 封一人而三軍不悅爵一人而萬人不勸賞一
 人而萬人不欣是為賞無功貴無能也若此則
 三軍不為使是失眾之紀也

無士卒
 二字
 欲下有
 將字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令三軍之眾親其將如父
 母攻城爭先登野戰爭先赴聞金聲而怒聞鼓
 音而喜為之奈何太公曰將有三禮冬日不服
 裘夏日不操扇天雨不張蓋幕名曰三禮也將
 身不服禮無以知士卒之寒暑出隘塞犯泥塗
 將必下步名曰力將將身不服力無以知士卒
 之勞苦士卒軍皆定次將乃就舍炊者皆熟將
 乃敢食軍不舉火將亦不火食名曰止欲將不
 身服止欲無以知士卒之飢飽故上將與士卒

共寒暑共飢飽勤苦故三軍之衆聞鼓音而喜聞金聲而怒矣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爭先登白刃始合士爭先赴非好死而樂傷爲其將念其寒苦之極知其飢飽之審而見其勞苦之明也

武王問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資因敵家之動變生於兩陣之間奇正傳於無窮之源故至事不語用兵不言其事之成者其言不足聽兵之用者其狀不足見倏然而往忽然而來

資作勢

傳作發

成作至

轉作專

能獨轉而不制者也善戰者不待張軍善除患者理其未生善勝敵者勝於無形上戰無與戰矣故爭於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聖也智與衆同非人師也伎與衆同非國工也事莫大於必成用莫大於必成用莫貴於玄眇動莫神於不意勝莫大於不識夫必勝者先見弱於敵而後戰者也故事半而功自倍兵之害猶豫最大兵之灾莫大於狐疑善者見利不失遇時不疑失利後時反受其灾善者

人作國

成作克

無用莫

大於必

成六字

勝莫之

勝作謀

善作智

擇作失

起作赴

從而不擇巧者一決而不猶豫故疾雷不及掩耳卒電不及瞬目起之若驚用之若狂當之者破近之者亡孰能待之武王曰善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之極天道地利人事三者孰先太公曰天道難見地利人事易得天道在上地道在下人事以飢飽勞逸文武也故順天道不必有吉違之不必有害失地之利則士卒迷惑人事不和則不可以戰矣故戰不必任天道飢飽勞逸文武最急地利爲寶王曰天道

鬼神順之者存逆之者亡何以獨不貴天道太公曰此聖人之所生也欲以止後世故作爲譎書而寄勝於天道無益於兵勝而衆將所拘者九王曰敢問九者奈何太公曰法令不行而任侵誅無德厚而用日月之數不順敵之強弱幸於天道無智慮而候氛氣少勇力而望天福不知地形而歸過敵人怯弗敢擊而待龜筮士卒不募而法鬼神設伏不巧而任背向之道凡天道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索之不得不可以

治勝敗不能制死生故明將不法也

太公曰天下有粟聖人食之天下有民聖人收之天下有物聖人裁之利天下者取天下安天下者有天下愛天下者久天下仁天下者化天下、

虎韜

武王勝殷召太公問曰今殷民不安其處奈何使天下安乎太公曰夫民之所利譬之如冬日之陽夏日之陰冬日之從陽夏日之從陰不召

自來故生民之道先定其所利而民自至民有三幾不可數動動之有凶明賞則不足不足則民怨生明罰則民懾畏民懾畏則變故出明察則民擾民擾則不安其處易以成變故明王之民不知所好不知所惡不知所從不知所去使民各安其所生而天下靜矣樂哉聖人與天下之人皆安樂也武王曰爲之奈何太公曰聖人守無窮之府用無窮之財而天下仰之天下仰之而天下治矣神農之禁春夏之所生不傷不

害謹修地利以成萬物無奪民之所利而農順其時矣任賢使能而官有材而賢者歸之矣故賞在於成民之生罰在於使人無罪是以賞罰施民而天下化矣

犬韜

武王至殷將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以牛爲禮以朝者三千人舉百石重沙者二十四人趨行五百里而矯矛殺百步之外者五千人介士億有八萬武王懼曰夫天下以紂爲大以

周爲細以紂爲衆以周爲寡以周爲弱以紂爲強以周爲危以紂爲安以周爲諸侯以紂爲天子今日之事以諸侯擊天子以細擊大以少擊多以弱擊強以危擊安以此五短擊此五長其可以濟功成事乎太公曰審天子不可擊審大不可擊審衆不可擊審強不可擊審安不可擊王大恐以懼太公曰王無恐且懼所謂大者盡得天下之民所謂衆者盡得天下之衆所謂強者盡用天下之力所謂安者能得天下之所欲

所謂天子者、天下相愛如父子、此之謂天子、今日之事、爲天下除殘去賊也、周雖細、曾殘賊一人之不當乎、王大喜曰、何謂殘賊、太公曰、所謂殘者、收天下珠玉美女金錢綵帛狗馬穀粟藏之不休、此謂殘也、所謂賊者、收暴虐之吏、殺天下之民、無貴無賤、非以法度、此謂賊也、

武王問太公曰、欲與兵深謀、進必斬敵、退必克全、其略云何、太公曰、主以禮使將、將以忠受命、國有難、君召將而詔曰、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

避、勿以三軍爲貴而輕敵、勿以授命爲重而苟進、勿以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以辯士爲必然、勿以謀簡於人、勿以謀後於人、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敵可勝也、

陰謀

武王問太公曰、賢君治國教民、其法何如、太公對曰、賢君治國、不以私害公、賞不加於無功、罰不加於無罪、法不廢於仇讎、不避於所愛、不因怒以誅、不因喜以賞、不高臺深池以役下、不雕

孕恐勝
誤

文刻畫以害農、不極耳目之欲以亂政，是賢君之治國也。不好生而好殺，不好成而好敗，不好利而好害，不好與而好奪，不好賞而好罰，妾孕為政，使內外相疑，君臣不和，拓人田宅，以為臺觀，發人丘墓，以為苑囿，僕媵衣文繡，禽獸犬馬與人同食，而萬民糟糠不厭，裘褐不完，其上不知而重斂，奪民財物，藏之府庫，賢人逃隱於山林，小人任大職，無功而爵，無德而貴，專恣倡樂，男女昏亂，不恤萬民，違陰陽之氣，忠諫不聽，信

用邪佞，此亡國之君治國也。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輕罰而重威，少其賞而勸善多，簡其令而衆皆化，為之何如？太公曰：殺一人千人懼者，殺之；殺二人而萬人懼者，殺之；殺三人三軍振者，殺之；賞一人而千人喜者，賞之；賞二人而萬人喜者，賞之；賞三人三軍喜者，賞之。令一人千人得者，令之；禁一人而萬人止者，禁之；教三人而三軍正者，教之；殺一以懲萬，賞一而勸衆，此明君之威福也。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以一言與身相終、再言與天地相永、三言爲諸侯雄、四言爲海內宗、五言傳之天下無窮、可得聞乎、太公曰、一言與身相終者、內寬而外仁也、再言與天地相永者、是言行相副、若天地無私也、三言爲諸侯雄者、是敬賢用諫、謙下於士也、四言爲海內宗者、敬接不肖、無貧富、無貴賤、無善惡、無憎愛也、五言傳之天下無窮者、通於否泰、順時容養也、

武王問尚父曰、五帝之戒可聞乎、尚父曰、黃帝之時、戒曰、吾之居民上也、搖搖恐夕、不至朝、堯之居民上、振振如臨深川、舜之居民上、兢兢如履薄冰、禹之居民上、慄慄恐不滿日、湯之居民上、戰戰恐不見旦、王曰、寡人今新并殷、居民上、翼翼懼不敢怠、

鬻子

君子不與人之謀則已矣、若與人謀之、則非道無由也、故君子之謀、能必用道、而不能必見受也、能必忠、而不能必入也、能必信、而不能必見

本曹之
謀作謀
之

仁作人

信也君子非仁者不出之於辭而施之於行故非非者行是而惡惡者行善而道諱矣

文王問於鬻子曰敢問人有大忌乎對曰有文王曰敢問大忌奈何鬻子對曰大忌知身之惡而不改也以賊其身乃喪其軀有行如此之謂大忌也昔之帝王其所以爲明者以其吏也昔之君子其所以爲功者以其民也力生於民而功最於吏福歸於君民者至庠也而使之取吏焉必取所愛故十人愛之則十人之吏也百人

愛之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則萬人之吏也周公曰吾聞之於政也知善不行者則謂之狂知惡不改者則謂之惑夫狂與惑者聖王之戒也不肖者不自謂不肖而不肖見於行不肖者雖自謂賢人猶皆謂之不肖也愚者不自謂愚而愚見於言愚者雖自謂智人猶皆謂之愚也禹之治天下也以五聲聽門懸鐘鼓鐸磬而置鞀以待四海之士爲銘於筍簾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

無者字

者擊鐘教寡人以事者振鐸告寡人以憂者擊
 磬語寡人以訟獄者揮鞞此之謂五聲是以禹
 嘗據一饋而七起日中而不暇飽食曰吾不恐
 四海之士留於道路吾恐其留吾門廷也是以
 四海之士皆至是以禹朝廷間可以羅雀者夫
 卿相無世賢者有之國無因治智者理之智者
 非一日之志也治者非一日之謀也治志治謀
 在於帝王然後民知所保而知所避發政施令
 為天下福者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民不求

舊無不
 行其器
 者五字
 補之

而得所欲謂之信除天下之害謂之仁仁與信
 和與道帝王之器也凡萬物皆有器故欲有為
 而不行其器者不成也欲王者亦然不用帝王
 之器者亦不成也

昔者魯周公使衛康叔往守於殷戒之曰與殺
 不辜寧失有罪無有無罪而見誅無有有功而
 不賞戒之封誅賞之慎焉

